百川


内閣文庫

| | | | |
|---|---|---|---|
| 番號 | 漢 | 9854 | |
| 冊數 | | 30(1) | |
| 函號 | | 370 | 33 |

370-3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重刊百川學海序

福聞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可以興觀群怨事父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聖人之所為教也故善說詩者箋爾雅自草木鳥獸詁訓之間而以意逆

之則興觀群怨事父事君者得矣豈惟詩哉凡讀書者皆然後世教者趨於簡便學者競於躐等名物不分而高談性理制度莫識而任作禮樂噫是何異於未見本草而用藥未别旗鼓而

主兵者哉故知學不可不博而書不可少也頋所入何如耳然自尋章摘句之學興而類書出遂使經史子集之全文有忽而不閱者故援引雖侈而甚或不知所出有識者往往病之然不

猶愈於併與其緒餘鼎臠而未之知者邪宋人左禹錫裒雜說數十種為百川學海自謂醇疵相半而大要足以識言行裨見聞似矣予尤愛其所錄者皆全書無破碎割裂之患輒欲效之



而合諸家類書分門別類刪繁去複自經史子集錄全篇外其餘稗官小說卓見秘論章分卷斷者輒錄其全庶乎便而不畧備而不煩得紀錄之法云爾然而未之能焉頃者尚古先生華

汝德購得古本百川學海喜甚
曰近時刻本無有好古博雅者
展轉假借疲於謄錄譌舛相踵
至不能讀而況欲求其文勢事
蹟義理哉人之患猶吾之患也
即以所得本付梓擇良工刋之



與天下後世共無吝惜且不計
所費貲福聞之以為難而往觀
焉則垂成矣先生請曰左録每
書各釐為冊凡百每聚數種成
一帙以十干第之甚妙但其所
分帙未能盡合予意乃敢仍其

舊帙而妄改分之皆以類屬而先後亦有說焉何如福閱既歎曰此予所欲為而未能者也昔鄭樵欲駕出司馬遷班固之上作通志略其論校讐則謂校書如統兵不患其多而患無綱紀



條理耳福雅信之先生其有見於是哉前輩嘗語福以學者當先識義理次考制度次法德行服嘉言而後次之詞章字書博物搜異以窮其變先生之編次適有合焉其亦善論學者哉能

以聖人興觀群怨之法而讀之醇疵皆有益也正不必泥耳安得盡若先生者各出所秘以與之為福所欲為哉先生其有意焉福尚能佐之慕李鄴侯之藏發蔡中郎之秘而上請天祿之

儲以成一編以左右今日聖君賢相所修之會典使考古通今者一覽而無遺憾不亦天下古今之大快哉文明之盛禮樂之興斯其時矣敢書諸其首以俟先生名瑆汝德其字任先

祿署丞世為錫山名族博物洽
聞敦朴好禮而此則所可見者
云
弘治十四年辛酉秋八月廿有
九日甲戌
賜進士及第翰林
國史修撰儒林郎華亭後學生
錢福序

# 百川學海標目


甲集

李國紀聖門事業圖　康節漁樵問對

學齋佔畢上下　蔡邕獨斷

李涪刊誤　楊彦瞻九経補韻

中華古今注　釋常談

乙集

顔師古隋遺録　李肇翰林志

宋朝燕翼貽謀録　宋敏求退朝録

周益公玉堂雜記　誠齋揮麈録

丁晋公談録　王文正公筆録

開天傳信記

丙集

李國紀厚德錄　韓忠獻公遺事
王文正公遺事　濟南師友談記
朱彧可談　河東先生龍城錄
鍾輅前定錄　王君玉國老談苑
晁氏客語　道山清話

丁集

胡太初晝簾緒論　呂居仁官箴
儲華谷祛疑說　劉賓客因論
宋景文公筆記　戴氏鼠璞
陳錄善誘文

戊集

東坡志林　于俞子螢雪叢說
蘇黄門龍川略志上下　西疇常言
欒城遺言　李東谷所見
趙元素鷄肋　孫君孚談圃

己集

王公四六話　謝伋四六談麈
文房四友除授集　胡國器册祿藁
踈寮子略　踈寮騷畧
梅屋獻醜集

庚集

踈寮選詩句圖　石林詩話
六一詩話　東萊詩話

珊瑚鉤詩話　劉貢父詩話
后山詩話　許彥周詩話
温公詩話　庚溪詩話
竹坡詩話

辛集

法帖釋文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録　元章書史
書斷　元章續書譜
歐公試筆　孫過庭書譜
黄伯思法帖刊誤　思陵翰墨志
曹陶齋法帖譜系

壬集

端硯譜　硯譜
洪景伯歙硯譜　元章硯史
陶隠居刀劔録　洪芻香譜
陸鴻漸茶経　張又新煎茶水記
蔡君謨茶録　東溪試茶録
竇子野酒譜　本心蔬食譜
賛寧筍譜　陳仁玉菌譜
怪山蠏譜

癸集

蔡君謨茘支譜　韓彥直橘録
南方草木状　戴慶豫竹譜
劉蒙菊譜　后湖菊譜

史老圃菊譜　石湖梅譜
歐公牡丹記　牡丹榮辱志
王觀芍藥譜　陳思海棠譜
師曠禽經　名山洞天福地記

# 聖門事業圖序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必幽并而足吳越未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先焉予留心道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列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

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未盡幸無惜告教之乾
道庚寅百鍊眞隱李元綱國紀序

# 傳道正統

備列聖賢
萬道可教
一時不可
傳於萬世

伯夷　荀況
柳下惠　揚雄

歷代
聖賢
傳大
中至
正之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顏子

明道

大本達道

人性之善也此言天命之性性相近也此言生質之性天命之性論其本源生質之性論其稟受性不可一槩論學者宜審之性出於天才出於氣論性不論氣不

萬物皆備

與天地相似

天理
天命

氣

禮

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

誠忠仁

存主

色

喜怒

辭讓

窮理盡性

惻隱

道行之萬世而無弊

獨行聖賢其道可救一時不可傳於萬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伊川

瞿曇 楊朱

老聃 墨翟

合内外

性無不善

性仁義

智

性之動

道德性命之理

則善

上以貫之

天道
天德

才

與鬼神爲一

形

發用

色

哀樂

羞惡

是非

下學上達

存

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

大本達道

一敬

仁

備論氣不論性不明若夫生質之性性即氣也氣即性也稟氣有淸濁故才質有厚薄而善惡知愚出焉荀揚言性皆言其才耳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則善矣

進脩倫類

無思

氣平

神藏

性靜

寂然不動之時

無一物不該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謹思
克念
約情
持志
養氣
存神
率性
誠意
存心
謹獨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發而皆中節

誠忞一敬恒

無一息不存

意必固我既絶之後

敬以直内之時

心正
意誠
志定
情忘
念寂

動容貌
正顏色
出辭氣
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不遷怒
不貳過
懲忿
窒慾

動容周旋中禮

義以方外

# 初學之序

博學
審問
窮理
明善
要知萬物皆備於我

已知萬物皆備於我
強恕
縱條理
不違仁
盡性
合内外之道

致知格物
始條理
明明德
物格知至
篤
止

致知格物

理

要知萬物同出于一

擇善

謹思

明辨

下學

顧諟

無不敬

# 存心要法

戒謹

思誠

隱

微

初

不遷怒

有動于中

中

喜怒哀

獨

安危存

覺之於始萌

口

發皆

中

樂未發

獨

亡之幾

復之於未達

其違未遠

不睹

不聞

不貳過

恐懼

持敬

和

中節

# 求仁捷徑

敬爲持己之道故入心常存

仁非敬不立

仁者萬物之一源

敬

有知覺

矣也萬物爲一體

皆備

以天地生物爲心

識痛痒

恕

仁非恕不行　天下無性外之物

恕爲克己之方故天理自著

於我

# 聚散常理

二　明　陽

天文

陰陽之精

氣形

金 乾首　木 震足　水 坎耳　土 艮鼻

通乎晝夜

太極

一貫晝夜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

曾子啓手足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

夭壽不貳

所伸者無息

始

鬼

所過者化

始終循環生死

陰陽交而有神

氣

精氣聚

太極

之道而知

一本於

五行之氣

陰

陽

理

地

二

氣形

土 坤腹

火 離目

木 巽股

金 兌口

終

形散魂游

所存者神

形氣雖有變

相續聚散之理

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修身俟之

所在者不亡

故知生死之説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曾子易簀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氷凝釋於水

# 傳心密旨

人

私欲

危殆

勝人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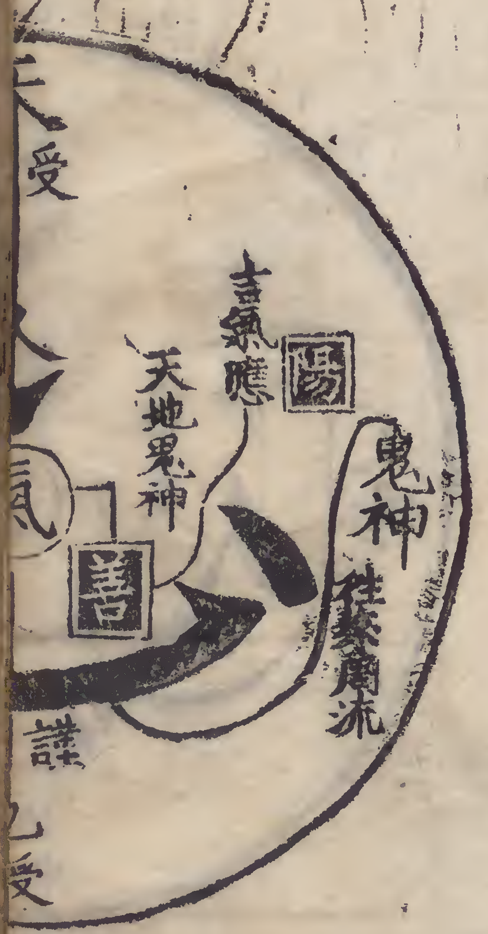
精

窮理

明

極至

# 一氣通感




天地萬物一氣也一動於感則天地鬼神應之矣為善

則善氣應之
善氣之會爲
吉爲不善則
惡氣應之惡
氣之會爲凶

# 帥氣良方

養氣之要在乎直
直内之要在乎敬

以志御氣而
不爲氣所御

敬
主一
志既一定而不可
養
氣一
勿忘
志一
道

逆則怒
順則喜
憂則懼
樂則驕

血氣喜

志

動則長

動氣

義

行一

生

易則不爲氣所勝

積集衆義則氣日生

少有私意則氣必餒

動志

以志移氣而不爲氣所移

行惡止

勞則怠

逸則肆

盛則盈

衰則涸

# 心性本體

至誠然後能盡性

大本

良心

盡心以知性

存心

收放心

致和

致中

執中

謹獨異名

祭乎人倫

庸言之信

道用

性命

感而遂通

天命

天理

不偏不倚

寂然不動之時

喜怒哀樂未發前

與天地相似

與鬼神合

前物

樂

哀

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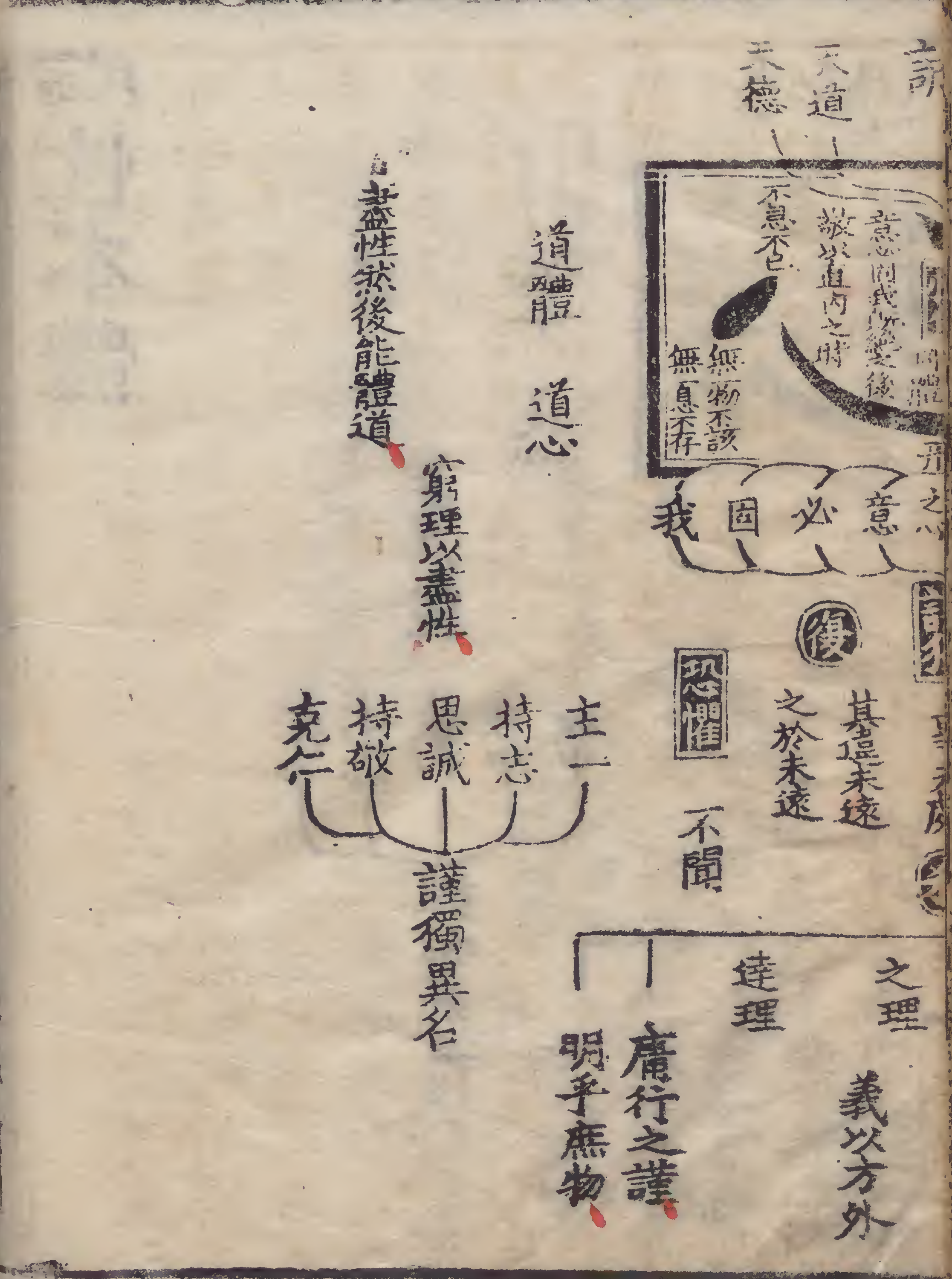
喜

戒謹

不睹

之於始萌

有動于中




聖門事業後序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爲己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己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爲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是也有爲己之學則必有爲人之仕矣方其務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爲利禄計也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綰章繪句以祈人之知博物治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爲己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爲榮膏粱文繡以爲樂是也有爲人之學則必有爲己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

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已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強於爲善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

友人李國紀上庠賢士也世爲錢塘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倦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不爲外物之所奪不爲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數書版行于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因道其詳焉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本識

聖門事業後序

聖門事業圖後序

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介識

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

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從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之爲言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體見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寂然不動敬以直内與天地相似與鬼神爲一無一息不存無一物不該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初無過與不及所取準則以爲中者本心而已由是而出無有不合故謂之和學者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反求吾心則知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何以驗之今入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乍見之時其心怵惕者由物之體傷於彼而吾之心感痛於此則仁之體顯矣自此而親親自此而仁民自此而愛物皆其本心隨物而見者然也惟其梏於蕞然之形體常有私意小智撓乎其間所發遂至於出入不齊而不

守節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者失而不守吁可憐哉此子思所以有謹獨之説也蓋謹獨者所以執中也亦闡前脩之論謹獨乎獨非交物之時有動于中其違未遠也雖非視聽所及而其幾固已瞭然心目之間矣其爲顯見孰甚焉雖欲自欺吾誰欺欺天乎方其喜怒哀樂發而未遠意必固我微見其端安危存亡之機繫焉要當覺之於始萌復之於未遠措心積慮常務執中戒謹恐懼惟恐失之遠其察乎人倫明乎庶物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自然發而中節也感而遂通也義以方外也莫非順性命之理也自此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至矣嗚呼此道甚明學者昧焉終日營營[illegible]知有[illegible]道窮人欲而滅天理無足怪也殊不知古之君子莫不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以養中於喜怒哀樂始發之際以執中然後發必中節動無不和六經之説語孟之言皆所以明斯道也所學未嘗不在於是所行亦未嘗不在於是亦未有捨是能至聖賢者也雖然其學皆自窮理入窮理者致知格物是也予恐後學未知此道故作圖以示之集説以明之有志之士幸毋怠焉乾道癸巳仲秋旦日錢塘李元綱識

# 漁樵問對

康節先生邵　雍　堯夫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鉤取乎曰然曰鉤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鉤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鉤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

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火用也草

木體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壞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于薪固已知之矣敢問善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于用亦有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

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耶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于人萬物之道備于身衆妙之道備于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則幾至于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飫而論易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歎曰熙熙乎萬物之多而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

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

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終始之間其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唯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于不足利喪于有餘害生于有餘實喪于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徼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



其多矣夫譽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漁者謂樵者曰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者必入于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如是之

遠耶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與之語心哉

漁者謂樵者曰子知觀天地萬物之道乎樵者曰未也願聞其方漁者曰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眞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之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

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于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于樂也不亦大乎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



故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鈎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

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疎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況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為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為害而況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子之貪薪乎樵者歎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

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一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謂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始終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

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夬正反夬始逼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告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

陰極陽始則温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别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樵者問漁者曰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何以知其然耶漁者對曰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備矣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乎有一人之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



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至者至物之謂也人之至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

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跡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也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漁者謂樵者曰仲尼有言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人皆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至妙至妙者歟是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跡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此之謂與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

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

樵者問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目耳鼻口心膽脾腎之氣全謂之人心之靈曰神膽之靈曰魄脾之靈曰魂腎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謂之視腎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魂發乎鼻則謂之臭膽之魄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後謂之人夫人也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陽陰相半則各五分矣由是知君

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君子六分則小人四分小人固不勝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家與興國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

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爲柰何有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而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爲禍爲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衆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衆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豈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衆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耘之而不

茂者有矣蓬莠不耘而猶生耘之而求其盡也亦未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

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
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漁樵對問

康節先生之學其於皇極經世是書實與
觀物篇相出入刻而廣之以與同志共講
焉後學趙與旹謹題



昔人有言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又有云舊書不厭百
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此則禮經學記之呻其佔畢
而多其訊也君子之學思則得之故中庸謂博學而
謹思明辨語亦云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余
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凡讀書有疑隨即疏
而思之遇有所得質之於師友而不謬也則隨而錄
之積久成編弗敢自是而亦弗欲自棄蓋欲告諸同
志而共定之也故裒爲一編命之曰學齋佔畢覽者
亦可見其顧學之勤讀書之詳不爲苟且以自慊也
其或矜其僞舛而忠誨之尚毋金玉其音淳祐庚戌
吉月陽朔後學眉山史繩祖慶長書于梓潼極堂

學齋佔畢第二卷　　凡三十八則

易太極兩儀生四象而不及五行太極圖先五行後四時

或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而不言五行周子太極圖云無極而太極一動一靜而生陰陽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何與易相戾也余應之曰不相戾也易是河圖數四十五土無成數五行不備故不言五行然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至五十五而土之生成數備爲洛書數故洪範初一曰五行是也易雖無五行字而五位字即五行也故曰相得而各有合蓋天一與地六合而爲水居北地二與天七合而爲火居南

天三與地八合而爲木居東地四與天九合而爲金居西天五地十合而爲土居中央此五位者乃五行也易有太極兩儀生四象以天地生四方言其體也極圖以兩儀分陰分陽變合而生五氣以行四時者言其變化之用也雖言五行而繫曰四時矣五行以土而分旺四時亦由五常以信而分配四端五行相生者也故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必次於季夏之後而孟秋之先蓋冬爲水水生木爲春春爲木木生火爲夏夏爲火火生土而克金而土實生金故次中央土於季夏之後使火生中央之土而土生孟秋之金金爲秋而復生冬之水也是極圖之妙用也土能生金亦如五常之信於義耳學者當以理推之

土居中央王於季夏之後

或曰子謂土雖分王於四季而月令中央土次於季夏之後孟秋之前則與極圖水火木金土之序不合而子謂乃極圖之妙用何耶答曰朱子之義詳矣其言曰以質而論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論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此乃五氣順布四時行之序也且横渠張子亦謂土當王於夏秋之間此乃坤奠位於西南而易係所謂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後天八卦致用之序則五行之妙又顯然於易係矣

無極而太極即易有太極

周元公無極而太極一句朱文公義之詳矣而象山陸子靜獨以爲無字分明只是老氏之言與朱文公強辨往反十餘書凡數千言竟不以無字爲經言余因作太極圖演義舉易係辭本注謂夫有必始於無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其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又云太極無也此即周子所云太極本無極也是周子本諸經旨易有太極一句而言非自立無極之説也一時諸儒皆服余之舉經注爲證則陸象山數千言不辯而自明然尚有以易字非無爲疑者余因舉蔡節齋淵得文公晩年之説以證之云易有太極易者變易也夫子所謂易無體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體而有至極之理此自無而有之理也又曰夫子言有者主易而爲言主易則易無體故曰有主極則極有形故曰無曰有曰無由所主不同此有無玄根而有必如於無之證也或者又以陸氏言易書不曾以無字加有字及有字不與無字作對爲疑余應之曰易書以無加有不是一處如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是以無加有而爲對也又有無妄然後可蓄伊川又謂無妄則爲有實則又以無與有爲對體未嘗以老氏之説闢之也至如係辭云易之爲道上下無常而終以旣有典常則龜山解以始雖無施而可終亦有時而用是又以無加有而有無爲對也豈老氏無名有名之説哉疑者咸喩矣

稱物平施

遂寧府九月朔直學張季南賛講易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以爲四營成易乾老陽之數九爲策三十六四其九爲三十六是乾策也坤老陰之數六爲策二十四四其六爲二十四是坤策也以乾之老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三十六衍之則積成六千九百一十二策以坤之老陰一百九十二每爻以二十四衍之則積成四千六百單八此乾坤二篇之策總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老陽老陰乾坤大父母九六之策推算也若以六子之策推算亦可蓋震坎艮少陽其數七四其少陽七數爲二十有八以乘陽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也巽離兌少陰其數八四其少陰八數爲三十二以乘陰爻一百九十二則積成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也此以六子少陽少陰七八之數推之亦合成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雖康節漢上推演之數然舉之的切矣惟是當萬物之數一語以爲特舉其盈數而槩論之却未精密余嚮作五量銘及易菴記凡再舉而言之今請再舉易象稱物平施一句以推其妙蓋稱即后世稱字乃權衡也今之稱自銖而兩兩而斤斤而三十斤爲一鈞銖者殊也萬物散殊也兩者以數言之則兩地二地四之數而爲六六者坤數也兩其六而爲十二象月數也兩其十二爲二十四象二十四氣乃坤之二十四爻之數而應一兩二十

四銖之數又兩八卦之數爲十六而應一斤十六兩之數凡一斤十六兩計三百八十四銖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三十斤爲鈞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以當萬物之數鈞者均也孟子所謂鈞是入也是矣言平均以當萬物之數耳故賈誼謂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其曰大鈞播物即稱物平施耳至後漢天文志云中外官爲星二千五百而海上占未存微星之數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萬物咸得係命爲則其以星數而證物數精且切矣

八卦四朞之數

或問曰子之五量銘既以三十斤爲鈞象一月之日數又以四鈞爲石取象四時凡重一百二十斤又爲十有二月之象而復歸于千於銖數得無差乎曰不然也吾之所舉以斤數而論故槩舉四鈞爲一年之月數若夫以銖數而準日則是積三十二年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乃是八卦有四朞之日之數蓋老陽之數四九三十六老陰之數四六二十四少陽之數四七二十八少陰之數四八三十二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合凡六十以六乘之得六六三百六十當朞之日少陽二十八少陰三十二合亦六十若以六乘之亦得六六三百六十亦可當朞之日凡八卦有四朞之日孔子止言乾坤之策舉其一而四隅可推所以不言坎離震巽艮兌之策只言乾坤而六子可知矣由是以知八卦有四朞之日四而八之爲三

十二年則是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日爲萬物之成數若以四鈞爲石而當一年之數則亦合於此蓋有歳陽歳陰陽年子寅辰午申戌年是也陰年丑卯巳未酉亥年是也陽年取四陽卦乾之九數震坎艮各七合二十一加乾之九爲三十即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陽少陽之數足矣陰年取四陰卦坤之六數巽離兌各八合二十四加坤之六爲三十亦當一鈞三十斤之數四其三十而老陰少陰之數亦足此應八卦有四朞之數也

中孚起於甲子非卦起於中孚

或者又問曰子之易菴記謂上經起乾之甲子至節卦爲六十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此說當矣但節之後中孚等四卦以爲中孚復起甲子其說安在余應之曰先儒言卦起中孚非也中孚復起於甲子耳蓋由揚雄作太元以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誤以爲卦起中孚耳夫六十四卦首之以乾坤何以言起於中孚耶夫子分上下經而上經三十卦始於乾坤終於坎離下經三十四卦始於咸常終於既濟未濟且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歴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凡三甲而上經三十卦盡矣又歴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凡六十卦爲六六三百六十爻一年之日周矣而中孚小過既濟未濟之四卦繼節之後謂中孚復起甲子

可也謂卦起中孚不可也且乾爲十一月之卦而起甲子節爲十月之卦而得癸亥由是知上經三十卦是陽生於子而終於巳下經三十卦是陰生於午而終於亥至中孚而陽氣復生於子故亦爲十一月之卦自乾之起甲子至節六十卦而終是四其河圖十五之數爲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自中孚之起甲子至未濟四卦而終是四其六子之數凡二十四爻而爻當一氣爲二十四氣應一年之候也或又曰何取於四其六子之數應之曰中孚巽上兊下小過震上艮下併旣未濟坎離玄體爲六子少陽少陰六子之氣分布於四時故四之以應二十四氣耳亦應四其河圖十五數而日當一卦凡六十日爲六十卦一年之候也其淵妙如此

以三乘倍易數起律呂之妙

世儒皆知祖康節之學以四數乘倍筭易以爲得四營成易之妙而鮮有以三數乘倍之爲尤妙也蓋三乃太極函三三爲一大衍掛一象三才之數天一也三其一而爲三才地二也三其二而六爻三其天三則應洛書九疇之數矣三其地四則應十二月周朞之數矣三其天五之中數則爲河圖十五錯綜之數三其地六之中數則應十有八變成卦之數此乘倍爲易數也至若太極函三之數則行於十二辰而爲律呂相生之法始動於子黃鍾之宮子天一也參子之一於丑而爲三參丑之三於寅而爲九參寅之九於

卯而爲二十七參卯之二十七於辰而爲八十一參辰之八十一於巳而爲二百四十三參巳之二百四十三於午而爲七百二十九參午之七百二十九於未而爲二千一百八十七參未之二千一百八十七於申而爲六千五百六十一參申之六千五百六十一於酉而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參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於戌而爲五萬九千四十九參戌之五萬九千四十九於亥而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乃前後漢律歷志注以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妙而爲陰陽變化之備數爲以三乘倍精密有如此者

三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

世舉知以四數乘倍乾坤之策以當朞之日矣亦鮮知三數乘倍之尤精也蓋伏羲始畫八卦皆只三爻及因而重之方爲六爻乾之策三十六坤之策二十四今以三爻之數乘乾之策三箇三十六合爲一百單八又以三爻之數乘坤之策三箇二十四合爲七十二二篇之策計一百八十若以倍數言之則合因重六爻之數二篇之策合凡三百六十當朞之日而應易係之說蓋大傳作於因重之後以三乘倍起於初畫之前也

三數乘倍八卦陰陽以成歲功

世舉知以四乘老陽老陰少陽少陰之數爲三百六十而成歲功矣然亦鮮知三數乘倍之爲尤精密也

八卦始畫皆只三爻先當以三乘之乾之數九老陽之數也三其九爲二十七坤之數六老陰之數也三其六爲十八合成四十五應河圖錯綜之數震少陽之數七三其七爲二十一巽少陰之數八三其八爲二十四亦合成四十五亦應河圖錯綜之數坎少陽之數七離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艮少陽之數七兌少陰之數八三之如前亦四十五三其八卦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之數合凡一百八十（謂三箇老陰陽爲四十五又三箇六子少陰陽計一百三十五合凡一百八十也）凡得三甲而爲一百八十日倍其數則應因重六爻之數而爲六甲三百六十日以成歲功以三乘倍律呂固見於傳矣若夫以三乘倍易變及乾坤之策八卦陰陽之數實昉於余之積筭也

## 天生神物

易係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又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余嘗考神物莫蓍龜若也史記言下有神龜上有稠蓍稠即叢也凡下有龜而上有蓍者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五十虛一之數又龜殼無間巨細背上中間一行五窠以應五行兩岸八窠以應八卦裙兩邊二十四窠以應二十四氣通成三十七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爲地凡十二窠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數通背上三十七計四十九窠即合大衍虛一之數此蓍龜之所以爲神物

也卜筮以定吉凶淵乎哉

天地數止於九

張横渠曰天地之數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為五之耦焉耳此係辭精義天一至地十之解也或有問余曰數止於九是天一至天九凡四十五為河圖之數明矣若不加地十之數則洛書何以為數五十有五耶予應之曰然此正揚雄所謂五復守於五而横渠所謂十者為五之耦合於中央而為五行之成數以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耳若夫天地自然之數則止於乾元用九三而三之歷十二辰至於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以之起律起曆而萬物之數大備無復加矣土無成數故坤止用六而六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且洛書之數雖曰五十五而箕子推洛書以明洪範只止於九疇而無復十數故九疇次五曰皇極以為用[redacted]之數謂前四後四則五皇極居中皇極乃大中也若過九而加至十則五之極為得為中耶問者喻而退

易爻二五為上下體之中

或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其柔危其剛勝伊川指以為謙六四居多懼之地在賢臣之上張横渠以為柔之用近又以為進德從

義必精矧如二先生指以爲謙之一卦何故言多字又謙之六四曰無不利撝謙初不言懼爲疑余荅曰是固然矣然又當主居中而爲說逐卦皆然故曰多不必專指謙之一卦二先生擧一卦而言之他可推矣蓋每卦二五兩位二爲下三爻之中五爲上三爻之中二與四雖俱爲陰耦之數然二居下體之中而多譽陰爲柔故曰其用柔中也四則居上爻之初牽於柔而不及故多懼也五居上體之中而多功陽爲剛而剛得中也故曰其剛勝耶三則居下爻之上而過亢故多凶也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必憂乎過與不及必恊於中而求爲多譽多功非要譽要功也以進德也故横渠以爲進德徙義必精其說當矣

## 易係卑高義

余嘗侍坐於鶴山魏先生先生方與諸生講易至上繫首章忽掩卷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何不曰高卑而曰卑高諸家之解莫有及者其各思之余退而精思終夕翌早復於先生曰此豈言畫卦之勢自下而上歟故曰以陳陳列也言卦畫自下而陳列至上則六爻之位自定而貴賤之位得矣貴賤者如第二爻爲臣位在下第五爻爲君位在上也孔子係易首以乾坤而定天地之尊卑次遂發明畫卦之體此其是乎先生曰子之説得之矣

## 乾復仁字

先儒謂仁如桃仁杏仁之說蓋本於碩果不食故生生不窮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也仁者不是死底物事故碩果不食遇一陽而便復如桃杏核子裏的人種之即生故謂之仁易六十四卦惟有復卦及乾卦言仁字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此克己復禮爲仁故獨許顏子一人而已六二休復以下仁也謂當休養生息以厚仁之發用如乾元爲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又曰仁以行之是自復而至乾六陽全體妙用皆歸於乾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又太史公謂堯仁如天極於全體也

雷風恒風雷益

余講學規至遷善改過余因舉朱文公謂風雷益之旨莫疾乎風莫決乎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決或有問曰風雷益與雷風恒何故在大象異義予應曰雷震位風巽位先震而後巽方位之序順而有常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若夫風雷益則是先巽後震此爲變動故君子體之以遷善改過耳

洪範商書

左傳襄三年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注云商書洪範也余按洪範今在周書而當時謂之商書豈以箕子之爲商人耶抑不知當時編在商書而經秦火之後編入周書耶但箕子雖商人而洪範之篇寔成於武王訪問之日只當作周書爲正矣

經言

漢桓寬著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子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今皆不見所出又劉向乞封甘延壽等疏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今禮記中自有此句而號博洽乃捨經而引兵書何耶

逸詩句

論語子夏問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爲三百篇恐不刪句又況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而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以蓋詩經定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余既爲此說矣後觀三山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語論及素以爲絢兮一句以爲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爲禮夫君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爲後乎此其害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是夫子因而刪之矣噫陳善之說何其無稽也今考論語古注云絢文貌初不以絢比禮又注謂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備知以素比禮故曰禮後乎初不以素比質今以古注證經則是子謂繪事後素蓋謂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則素以爲絢兮一句正是一章之結語要當其義與衣錦尚褧惡

其文之著也意合孔子以後素而發明子夏以禮後
而答問而孔子以爲起予楊龜山謂非得詩於言意
之表有所不能耒晦庵語解亦謂素以爲絢兮一句
此逸詩也豈可謂之刪去耶陋儒穿鑿經旨以傳會
其臆說眞不自量也

魚須笏辯

禮記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
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注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士飾
竹以爲笏不敢用純物也須音班謂以魚須文飾竹
之邊也而後之俗儒承訛襲誤至馮鑑事始乃謂球
玉爲珠玉不知珠豈可以爲笏耶又謂大夫用魚鬚
文士以竹既誤以須爲鬚於文字下又去竹字殊失



本義而李賀詩云往還誰是龍頭人公主遣秉魚鬚
笏以鬚對頭失之甚矣又漢制列侯夫人以魚須爲
擿長一尺爲簪珥則直以魚須爲象耳尤可笑也

君子懷刑

論語君子懷刑先儒皆釋以爲畏法竊嘗妄謂懷字
恐非畏字可解而刑字亦難拘以法字爲斷切意刑
字當解作儀刑如儀式刑文王之德及刑于寡妻之
刑又當作典刑如尚有典刑及百辟其刑之之刑蓋
君子所懷者儀刑典刑可則而效之小人則直惠利
之是懷耳

朔月吉月

詩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注云朔日也而乃謂朔月蓋

月朔之反辭也亦猶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之
比也又論語吉月必朝服而朝注謂吉月月朔也如
詩二月初吉注月朔謂之吉吉月亦猶朔月也

滅烕異音

毛詩正月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烕
之注烕滅也義同而字異音亦異烕武劣反音血滅忙
列反今或作褒姒滅之誤也然史傳亦多有誤作滅
字者矣

與命與仁別句

論語謂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古注及諸家皆以爲三
者子所希言余獨疑之利者固聖人深恥而不言也
雖孟子猶言何必曰利況孔聖乎故魯論中止言放
於利而行多怨及小人喩於利之外深斥之而無言
焉至如命與仁則自乾坤之元孔子文言已釋爲體
仁矣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曷嘗不言且考諸魯
論二十篇問答言仁凡五十三條張南軒已集爲洙
泗言仁斷之曰言矣又命字亦言之非一如道之將
行命也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又曰亡之命矣
夫又曰五十知天命又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幸短命
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豈不言哉蓋子罕言者
獨利而已當以此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
與此句別作一義與者許也論語中與字自作兩義
如吾與點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與其進與
其潔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義之與比吾不與

易也吾不與也等字皆其比也當以理推之

義利兼言

或者又曰子既言孔子不言利而言仁舉易四德文言爲證何故亦言利者義之和余應之曰比正深斥利字也聖賢言利必兼義而言之故文言謂利者必得義而後和舍義則四德之利字無所主而係辭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是於利上必欲辭正言順方爲義於語則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子思子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辯曰故治國者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於七篇首章合仁義以賊利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繼大學末章之章指也孔孟之傳淵矣哉

孟荀揚言性之所本

孟子性善之說實本於孔子係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朱文公謂性善之理至孟子而益明其源實出於此是也蓋聖賢之學必有所本繩祖謂孟子學於子思本於孔子係易及中庸大學之書故道性善得其正也及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意其亦必有所本及觀告子問性然後知荀揚二子之說實本於告子也告子謂性猶杞柳義猶桮棬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謂人性本無仁義若杞柳本非桮棬必強用力矯揉而後就荀子得其說而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至傳於李斯遂

指天下之人爲惡嚴刑峻法以待之極於大亂之道
斯固孟子謂禍仁義者必子之言明驗矣告子又謂
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
性之無分於善不善猶水之無分於東西揚子得其
說而謂人之性也善惡混其害至於莽移漢祚莫知
適從而著劇秦美新以賛之斯又體認不明之甚則
又孟子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之明辯皙也孟
子序謂有外書四篇性善辯居其一惜其不傳君夫
荀揚則醇未見其大而疵豈小耶當反韓子之言而
云荀與揚小醇而大疵也

詩人風刺

龜山楊中立語録云作詩者不知風雅之意未可以
言詩蓋詩尚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方
有所補若渉於訕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
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温柔敦厚之氣以此時人得而
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動謂明道也予毎
味此言以爲深於詩教因筆其一二以發明之且詩
之六義以風爲首國風之作下以風刺上也如君子
偕老刺衛夫人淫亂不過盛陳其副笄六珈象服是
宜而終之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而已如叔于田之
詩刺荘公而反言叔也洵美且仁且好且武而巷無
居人以從叔且叔豈仁且好哉言人之從之以微婉
見意而已如株林之詩刺陳靈公馳驅以淫乎夏姫
也夏南乃夏姫之子不曰從夏姫而曰從夏南蓋禮

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弗與爲友言從夏南而事可知
矣此皆温柔篤厚意微而旨深語類尚多難徧舉也
如東坡則雄節邁倫高氣蓋世故不深於詩只如作
唐韓文公廟碑可謂發揚蹈厲然作書詆佛譏君王
一句大有節病君王豈可譏耶詩三百篇只有刺而
無譏如刺者與譏字義不同詩注云風刺謂譬喩不
斥言也豈譏斥之謂歟若改譏字作規君王取汚水
規宣王之義豈不善哉當有知言者不以予言爲陋

稷契永世皐夔絶世

孟子謂擇術不可不謹信哉斯言余嘗於聖賢事業
而有感焉堯舜禹授受以有天下蓋舜以孝絶德禹
以功絶德矣而唐虞在廷稷契皐夔爲四大臣一[illegible]
今萬世以爲言今細評之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
而拯天下之飢后世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孫子
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匪
獨此也篤生文王文公蜩公傳聖道於天下后世遂
郊祀后稷以配天周公於六經遂爲先師此教民稼
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在寛使百姓親而
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而賢聖之君
六七作不寧惟是篤生孔聖傳道萬萬世爲斯文宗
主升爲大祀此敷教之功用也至如皐陶亦以謨絶
德矣然以明刑弼教故雖淑問如皐陶而后世卒不
能有天下左傳又載皐陶廷堅不祀則以刑名絶世
雖皐陶尚耳況不皐陶若者乎后夔制樂以和神人

教冑子可謂有益於教然左傳亦云有仍氏生女而美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則以聲色絕世雖后夔猶爾況不后夔若者乎稷契萬世而祀皐夔繼世而絶擇術之不可不謹如此

## 詩人詠物

東坡謂詩人詠物至不可移易之妙如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是也故坡之詠橄欖詩云紛紛青子落紅鹽蓋凡果之生也必青及熟也必變色如梅杏半傳黄朱果爛枝繁是也惟有橄欖雖熟亦青故謂之青子不可他用也

## 傳注奇語

群書注疏解説多有奇語異事不可忽略看過如鄭氏月令注引農書曰土上冒橛陳根可抜耕者急發又引孝經説曰地順受澤謙虚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此數語甚奇又如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纖滅無光奈何以陰侵陽以卑凌尊見於周官太祝注又漢司徒府有大會殿亦云百官朝會殿見於周禮朝士橐人注又漢瓚槃見於周官典瑞注此皆史事而見於經注蓋鄭玄干寶皆漢人故引用與今云云皆漢事也至如經事而見於史注則前漢志舜修五禮五樂顔師古注謂尚書五禮五玉五玉即五瑞也伏生年老聲之訛耳且列五樂之名之用於其下甚詳經史可以互見故不可忽至如李善文選秋

胡詩注引易歸藏曰君子戒車小人戒徒亦可以見亡書之語

笛見於經

宜黄李郛十經博洽之士也綴緯文瑣語其間云馬融作長笛賦云近世雙笛從羌起而風俗通以爲漢武帝時丘仲所作則非出於羌人矣然西京雜記高帝初入咸陽宮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又宋玉在漢前而有笛賦不始於武帝時丘仲所作此李子經之辨足以破世俗之疑矣以余觀之馬融之妄固可嗤李子經亦爲未詳余攷之史記云黄帝使伶倫伐竹於昆谿而作笛吹之作鳳鳴是起於帝世矣籍曰本史公之言未足以深據盍不觀周禮笙師掌教龡竽笙塤籥簫箎篴管以教祴樂鄭司農注謂箎七孔篴音迪而杜子春謂讀篴爲蕩滌之滌六孔即笛之古字也經言可證如此後世不深考而爲説紛紛可勝歎哉

立人達人

論語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立者自立之立非成立之謂如三十而立如有所立卓爾之立達者達德之達非聞達之謂如子所云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之爲達言己欲立欲達必以此望人猶盡己推己成己成物之謂今之士夫每於干舉干闕則必以立人達人爲辭是可羞惡也

仕學先後

李主簿有傳問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何

故不首言學而先及仕余答之曰重在學也政恐其仕之優則廢學故先曰仕而優則無廢於學又恐其學未優而入仕故次曰學而優則方仕此政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李曰善

利人利己

禮記云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所謂利者蓋利人也非自利也今之君子反是何必事君者其事長亦然揚文之名止文之過得寳于外者皆是也否則繼之以怒而勃以沽名矣可歎也

夏屋非屋宇之屋

詩夏屋渠渠注夏屋大具也渠渠勤勤也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初不指屋宇也夏屋惟此而已至揚子雲法言乃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則誤以爲屋宇矣蓋由漢人言廈夏大夏已差忒矣

儒釋老之異

易係辭云生生之謂易生生兩字疊言之此大易之妙而吾儒根極用功處易者變易也所謂生生者變化無窮生意不息纔終於冬復生於春纔盡於剥旋生於復靡有間斷人之一身消息盈虚死生得喪萬事萬變無出此理而道家者流乃謂修證長生若使人皆長生而不死物皆長存而不亡則一氣之消息盈虚滅矣勢無此理也釋氏又謂證無生忍法經云不生不滅則是使天下皆絶生意人人物物塊然如

死灰槁木豈有是事哉方之吾儒生則烏可已之言生生之謂易之語蓋覺夢之異也世之昧者捨正學而讀異端何必昧者皆然雖儒者亦間溺其說矣哀哉

中庸大學言小人各有闕文一字

中庸第二章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蓋承上句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而脫簡缺一反字故朱文公章句注云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蓋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當增一反字爲正大學末章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朱文公章句云彼爲善之此

上下句有闕文誤字今以文理推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爲不善之小人也何以知之大學第六章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卒章彼爲不善之小人是蓋得第六章小人爲不善之辭亦猶中庸小人之反中庸之亦以復上句小人反中庸之語耳此兩字乃小人[illegible]切之要故詳明之

詩諱國惡

洪氏容齋隨筆謂元稹連昌宮詞有規諷勝如白居易長恨歌然余竊謂前賢歌詠前世之事可以直言而當代君臣則宜諱國惡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蓋爲國惡諱也司敗曾不知之乃云君取

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何其謬哉唐明皇納壽王妃楊氏本陷新臺之惡而白樂天所賦長恨歌乃謂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則深没壽邸一段蓋得孔子答司敗之遺意矣春秋為尊者諱此歌深得之

致知格物

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此最是要切交會融貫處蓋欲致其知全在格物而物不能格何由可以致其知求諸孔聖之言惟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此一句最於致知格物極其淵妙蓋松柏物也察其因何而歲寒之際獨後凋是欲格其物理也苟能格之則然後知之三字為眞致其知矣見其格之正如禮器所謂如松柏之有心居天下之大端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則知其為得氣之本而歲寒後凋矣是也

學齋佔畢第一卷

雪谷閲畢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